

文化與
藝術評論組
優異獎

胡朝朝

香港城市大學媒體文化研究生，無潔癖的處女座。愛用手繪記錄生活，愛在圖書館看書發呆。讀書的時候多，動筆的時候少，尚難做到心手合一。希望能終身與文字相伴，享受思維的樂趣，獲得心靈的教養。



《三生三世聶華苓》： 負傷前行的時代背影

記得兒時背誦文天祥的〈過零丁洋〉「山河破碎風飄絮，身世浮沉雨打萍。」我那時沒甚麼感覺，也不明白年邁的語文老師為甚麼對這句詩如此動情。當看過《三生三世聶華苓》，我才體悟到那一代中國人山河破碎、身世浮沉的傷痛。而我們這一代人，雖未經歷戰亂和政治鬥爭，卻不自覺地、被動地繼承了這種傷痛和文化的衰微帶來的漂泊感，《三生三世聶華苓》喚醒了我內心深處的這種文化的失落感，使我感動落淚。

紀錄片由三條線索展開，一是聶華苓始終作為一個「外」人，漂泊的三生三世；二是她與保羅相守一生的真摯愛情；三是聶華苓和保羅共同推動的國際寫作計劃。三條線索交織在一起，呈現了聶

華苓跌宕起伏而又絢麗豐滿的一生。

【永遠的外人：中國人的三生三世】

聶華苓將自己的一生總結成一個「外」字：兒時在中國的日本租界裏長大，在自己的土地上卻是個外國人；抗戰中逃難至三斗坪，母女分別，獨自到恩施求學，一路顛簸流離，始終是異鄉人；抗戰勝利，內戰爆發，帶着全家逃到台灣的聶華苓又成了外省人，而《自由中國》的牽連又使她成為外省人中的外人；她最終定居愛荷華，卻仍然是個外國人。「我的一生不是那麼順的，總是外外外外。」聶華苓連用四個「外」字，內心的孤獨與漂泊感溢於言表。

「外」是一種受排斥的、沒有歸屬感的境遇，不只是身體的流浪，更是精神上的無處歸依。影片中白先勇說，我們感到漂泊，是因為中國文化的衰落，近代顛簸流離的中國人，都有一個受傷的靈魂。白先勇的話深深地觸痛我，眼淚在此處抑制不住地滑落。我們的文化在戰火中衰微，在政治鬥爭中被扼殺殆盡，我們至今沒有走出這種文化上的創痛。出生在和平年代的我，身體從未流浪，精神上卻始終是無根的漂泊。那些古典詩詞描繪的生活方式與精神追求都已離我們遠去，而在中共空泛虛偽的政治口號和西方光怪陸離的消費文化間，我們又難以找到真正的文化歸屬感。

聶華苓的漂泊身世，是 20 世紀中國人的經歷的縮影，而那段經歷留下的靈魂創傷則沉澱下來，成為中國知識分子文化基因的一部份，每一代人心中都有那麼一個受傷之處，一觸即痛。

【永遠的愛人：絢爛至極，生死釋懷】

影片中聶華苓與保羅的愛情感人至深。38 歲的聶華苓在余光中的宴會上邂逅了保羅，由此開啟了新的人生。當年邁的聶華苓回

憶起保羅，眼裏便放射出幸福的光彩，她清楚地記得，一個晴朗的夜晚，保羅對着星空向她許願：「我希望一再一再一再一再地見到你」。聶華苓與保羅在愛荷華度過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，他們的會客廳始終充滿了歡聲笑語。當保羅在芝加哥機場意外去世，經歷了種種生離死別的聶華苓悲痛之至，那個招待過世界各地文人騷客的會客廳就此靜止，一切都是保羅離去時的樣子，聶華苓試圖通過這種方式永遠與保羅活在一起。

我想，這段愛情是上天給予聶華苓最好的禮物，這位歷經風雨又十分要強的女子終於找到了一個堅強有力、可以依靠的肩膀，得以撫慰多年來顛簸流離的創傷。保羅讓聶華苓經歷了最美好的詩意生活，也使她體會到最刻骨銘心的生死別離。一段永恆的愛情，讓一個歷經苦難的女子忘卻了怨恨，釋懷了生死。影片的末尾，聶華苓準備好了她離去時要穿的喪服和繡花鞋，面對死亡她坦然無畏，「無恨，無悔，無怨，時候到了，說聲再見，招招手，隨風而去。」只有經歷了極致絢爛的生命，才能擁有這份從容淡然。

【永遠的文學：大愛無疆】

國際寫作計劃，是影片的另一條主線。林懷民回憶，那不是一個冷冰冰的學術項目，而完全是人的交流。這個寫作計劃，通過諸多當年參與計劃的華人作家之口呈現出來，有太多的地方使我感動。

片中，蔣勳回憶帶着年邁的丁玲逛酒吧的經歷，酒吧裏隨處可見身穿皮草、花枝招展的時髦女郎，而此時的丁玲則是一身土布的鄉下老太太。蔣勳怕丁玲受不了，不曾想丁玲卻轉過頭來對他說：「你知道嗎，我年輕時在上海打扮得和她們一樣。」看到此處，我不禁落淚。從時髦的文藝女青年到窮苦困頓的老太太，丁玲經歷了太多難以想像的磨難，而她的經歷又何嘗不是那一代大陸知識分子的縮影呢？大陸和台灣的作家，同文同種，也相互閱讀作品，卻彼

此非常陌生，直到在愛荷華才第一次有了交流。作為中國人，我總會從這種地域的隔閡和異鄉的團聚中體會到辛酸。

余華回憶，聶華苓經常慷慨地宴請作家朋友，一頓飯可以吃上百美金，卻對自己非常節儉。我想，正是聶華苓一生作為「外」人的體驗，使她希望創造一個平台，使每個來到此處的「外」人都有賓至如歸的「內」的感受。那些與聶華苓一樣曾經顛簸流離、深受傷害的靈魂，在這裏得到彼此的撫慰。聶華苓給予寫作計劃的，是真誠的、推己及人的大愛。這種大愛，沒有國界，不分政治派別，關注的是人本身。

從整部紀錄片來看，影片的英文標題「One Tree Three Lives」比中文標題多一重樹的意象，似乎更為貼切。聶華苓說「我是一顆樹，根在大陸，幹在台灣，枝葉在愛荷華。」這句話與三生三世相呼應，串聯起整個紀錄片。此外，影片的首尾呼應亦耐人尋味，開篇時，聶華苓從愛荷華河和故鄉的長江談起，結尾時，聶華苓將自己比作一條河，開始是波濤洶湧的長江，而後越流越緩直至停息。首尾呼應河流的意象，給人生命的厚重感，亦使影片的節奏和情感保持前後的統一。最後，雷光夏的配樂，哀而不傷，不知不覺地觸及觀者的心靈。

總而言之，《三生三世聶華苓》不僅呈現了一位華人女作家可一不可再的傳奇一生、一段至死不渝的偉大愛情，亦從側面反映了20世紀中國人顛簸流離的坎坷命運、兩岸華人在政治的夾縫中的掙扎與覺醒。導演以平易的敘述展現歷史的之厚重、文化之沉痛、生命之豐滿，看似平淡舒緩卻觸及靈魂深處。

得獎感言

其實，半年前我才開始接觸影評的寫作。剛開始的時候，寫作的過程漫長而痛苦，每一篇影評都要花很長的時間，反覆地看電影，不斷地斟酌字句。好在這樣的苦功終有收穫，每寫一篇影評都比前一篇有長進，我也漸漸地體會到寫影評的樂趣。

〈《三生三世轟華苓》：負傷前行的時代背影〉是我上學期最滿意的一篇文章，如今回過頭來讀，仍然能被自己所寫的文字感動。此次獲獎，對我而言是意外之喜，更是莫大的激勵，謝謝城市文學獎。感謝 Luisa 老師，正是在她的中國獨立電影課上，我開始學習寫影評，並慢慢懂得以專業的眼光賞析一部電影；感謝陳安琪導演拍出《三生三世轟華苓》，這部紀錄片帶給我太多的感悟與收穫。



評審意見

林沛理先生

當紀錄片是文本那般細讀。有冷靜的分析，有感情的抒發；文字亦流暢。

許子東教授

有真情實感，寫法較簡單。

